

母亲的年味

蒋小爱

刚入住新家,每天忙于整理物件。突然,从窗外飘来一股股煮熟的豆香味,我闻着熟透的豆香,不由得深吸一口气,感觉这香味儿好熟悉,就像当年母亲煮腊八豆的味道——清纯而甘甜,沁人心脾。

母亲忙年货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。母亲每年从腊八节开始就忙碌起来,煮好腊八豆,开始做家乡特产“猪血丸子”。这是每家每户必备的过年菜,这道菜味道鲜美醇香而不油腻,闻着它的香味,食欲就会大增。并且携带方便,是拜年的好礼物。在我的记忆里,每年都是母亲操心置办年货,做猪血丸子、灌香肠、熏腊肉、做板鸭等,还有一家人过年穿的新衣服……平时,母亲为家操劳,忙得像个陀螺,腊月里更像一个加速的陀螺。刚煮完腊八豆就和邻里的婶婶们商量打豆腐做丸子。那时不像现在这样用机器磨豆子,而是用石磨手把手地推出来。她们约好时间,母亲便拿出收割时特意挑选的颗粒饱满圆滚的优质豆,先把豆子在石磨上破成两半,随后用簸箕把豆皮去掉,母亲边簸边用嘴巴对着豆皮吹,豆皮随风飘远而豆子又落回到簸

箕里,再把去皮的豆子用水浸泡,泡好的豆子就可以磨了。她们拿柴的拿柴,烧火的烧火,各执其事。装水的、打豆腐用的工具都要清洗干净。推磨是很重的体力活,需要两个能干、手劲大、动作协调的人做。母亲每年都是“磨手”,她不但要推磨,还要用勺子往石磨上的小孔里放豆子,只见母亲推一圈用勺子舀一勺豆子放入小孔里,每次都瞄得那么准,双手那么协调,配合得那么和谐。

推一户的豆子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,母亲和她的搭档一站就是十多个钟头,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。第一磨豆子推完后,水已经烧好了,接着就是洗浆、滤豆腐渣,再烧浆,放石膏,再把烧开的豆浆倒进放有石膏的大豆腐桶里,捞去上面的豆腐花,再盖上十几分钟,待掀开时,豆浆上面溢出一层清纯的水,这时,母亲拿来筷子,从豆腐上面插下去,如果筷子直挺挺地立着,说明豆腐很好,马上要打出来沥水,母亲迅速在豆腐里用筷子画个“井”字。至今,我都没弄明白其用途。

准备压豆腐时,婶婶会给我们小孩一人一碗豆腐脑,再加些白糖。我们

开始品尝“年”的味道。吃着细嫩甘甜的豆腐脑,嘴唇粘粘的,随着一股股豆腐的清香飘向鼻翼,我们吃得津津有味,幸福的感觉让整个腊月都值得回味……

母亲婶婶们忙了一个通宵,但还不能休息,得赶往集市,买回腰排肉、鸭子、鱼、五花肉、猪血、猪小肠等。腰排肉、鸭子、鱼都腌好盐。她们把豆腐捏成豆腐泥,五花肉切成小丁块,放适量的盐和辣椒粉一起搅拌均匀,一半留着灌香肠,一半放适量的猪血和豆腐泥搅拌成淡红色做丸子。这时腰排肉和鸭子、鱼也腌好了,母亲把它们一块块用铁丝穿起来挂在屋檐下吹干水汽。灶台上清淨快一年的腊肉架又热闹起来了,上面摆满了猪血丸子,四周挂着长长短短的腊肉、香肠、板鸭、鱼等,望着火炉上越挂越多的年货,“年”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

腊月,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是快乐的,而母亲为了让我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热闹年,她日夜操劳。那忙碌的身影和步子,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(作者单位:双清区兴隆街道宝庆建材城机电市场)

老屋

王凤宝

十年前,父亲过世了,老屋很痛。

五年前,母亲也过世了,老屋同样很痛。

老屋是一座四扇三间的红砖瓦屋,木板楼,是1979年底父母亲建的。屋的右边建有一个小猪圈,左边一个鸡舍。离墙两米远,一口半月形的小池塘,塘边一排十多米高的杂树:白杨树、梨树、桃树、石榴树、樟树、金银花缠绕的香椿树,还有一棵古老的柿子树,屋后是一块肥沃的菜地,前坪上是一块铺了石子的空地。

一年又一年,我都会喊来捡瓦人,换了一批又一批黑瓦。这样,加上捡瓦人的工钱,花费很大,村里人常取笑我说:“等于养了一个爹和一个娘。”今年,我听了妻子的话,喊来六七个捡瓦人,将黑瓦全部“下梁”,换上树脂瓦。

老屋戴上了一顶漂亮的“帽子”,又有了新的活力。

这座曾孕育出了工人、教师、干部、军人的老屋,又有了那种精气神了!

我偶尔回去一下,每次在老屋里,总会忍不住在父亲留下的酒缸旁停下,打开棕毛盖子嗅一下,酒香一丝一丝地飘来;打开母亲蒸菜用的蒸笼,张嘴猛咬“几口”,好像咬到了红烧肉、鱼、包子……儿子常常问我:“爸,老屋不住了,怎么还要保留?”我说,老屋里有你爷爷奶奶的气味、汗水、声音、念想以及灵魂,儿子听了,似懂非懂,但是,儿子向我保证,他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儿子接力保护老屋。

老屋,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站。

老屋留住了乡愁,老屋左边的鸡舍还在,右边的猪栏还在,近百年的野柿子树还在。母亲去世几年了,但她栽种的小石榴树,开枝散

叶,蓬蓬勃勃长成了一个大“家族”,开花季节,红的、粉红的、白的等各色花竞相开放,引来彩蝶飞舞,蜜蜂“嗡嗡”个不停。

老屋的旧时光,都在记忆里。老屋尘封的记忆是这样的:每年过年时,都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和活泼可爱的男孩子冲向老屋,一边点燃手中的鞭炮,一边嘴里不停地喊着“拜年了、拜年了”“红包拿来”,那是三个姐姐的孩子们来拜年呢。一晃,如梦,他们都已为人父人母。

老屋的过去,非常热闹,父亲是理发匠,一手精湛的理发技术,博得十里八村的人慕名而来,剃个漂亮的“锅盖”,抑或一个“包菜头”,那是那时候的时髦发式。上了年纪的人,即使行走不便,仍然拄着拐杖来。每当理发时,父亲就搬来一根长凳,穿上一件皮褂子,剃刀在皮褂子上一擦,好亮。理发的人就坐在凳子上,这时,父亲打来一盆热水,给理发的人洗头,慢慢地,父亲就一剪一剪把人家的头发弄成了“艺术品”。农村里理发,赊账的很多,一个佬佬赊账二十年,父亲每次照样给他理发,理得非常认真。每次理完,他满脸歉意地要走,父亲都会说:“呷饭再走么?鸡蛋炒韭菜、花生米。”

春天,只要一下雨,老屋边池塘里的鱼呀、泥鳅呀都就浮上水面,草鱼不知怎么回事,浮上来又一个猛子扎下去,惹得塘边的人心里痒痒的。老屋屋顶的雨水源源不断地流向池塘,那奔水的鲫鱼、鲤鱼、泥鳅、黄鳝,用“捞斗”、挑箕,往水里一打,都会搞上来一大盆,滴上菜籽油,放上几个红辣椒,饭桌上就会有一道“鱼宴”,能让我们快乐一天。

老屋永恒!
(作者单位:洞口县总工会)

宝庆苕片子

舒维秀

在接触宝庆苕片子之前,记忆中的晒红苕片,那种暗褐色的软糯,糖果般的甘甜,牛蹄筋般的劲道,一直挥之不去。那是小时候在云溪侗寨,家乡大人们晒的红苕片的味道。此后若干年,不晓得什么原因,家里或寨里人都没有晒红苕片了,也许是活路忙吧。直到成家立业,我成为宝庆“半边子”之后,爱人把宝庆的饮食带到了湘西小城,几十年下来,我的胃被逐渐同化过去,喜欢起宝庆人家的酸甜苦辣来。

宝庆是湘中城市邵阳的古称,这里密布丘陵平地,爱人是邵阳市下辖的邵东市人,老家在丘陵区,山不高,田平坦,大小山塘星布,人家多有自建压水井。和湘西溪河众多,泉水涓涓相比,这里属于地表水干旱地区,学术上称衡(阳)邵(阳)干旱走廊。缺水土地上种出的红苕,与别地不同,特别甜特别粉,做红苕粉晒红苕片子,我认为是邵东除黄花菜以外的另一大特产了。

每年的秋冬季节,收割完第二季水稻,宝庆人家就开始挖红苕了,割了苕藤,边挖边择,挑入苕窖中贮藏过冬。预留做红苕片子的,则不入窖,放屋边通风处晒个十天半月,待苕由硬变蔫时,就着手做苕片子了。先挑苕到山塘里洗净,回家时削去皮,切成半公分厚的片状或条状,放进大灶锅的竹搭上,烧文火蒸,时间越久越好,直到把糖水蒸出。几十年了,爱人还记得小时在邵东乡下,晚上大半夜烧火蒸红苕片的情景。火候到后,把蒸熟的红苕片子取出,摆放在竹筛、

簸箕上,置于太阳下暴晒,视阳光猛烈程度,一般一周左右就可晒好。收捡回屋,用袋子包好,就成了一道美味。也有先把红苕蒸熟,切成片切成条,再晒的做法。

有些年冬春季,我们回邵东去,亲戚们热情招待的桌面上,除了水果花生瓜子,必有这宝庆苕片子,这几乎成了宝庆人家的待客必备。客人回去时,打发的什物里,也必有几袋苕片子。一般性的亲友间走动,“伴手礼”也往往是它。有些年我们没去邵东,在小城经商的邵东亲友,春节后都会带回来苕片子,颜色各异,软硬不同,摆在茶几上,爱人时而嚼几片,不忘自己宝庆人的身份。

今年初冬,阳光很好,我跟爱人说,去市场买点红苕,自己晒苕片子吃。我们在挑选红苕时,旁边一位大娘也在挑选红苕。爱人特意用邵东口音问也是宝庆人吧,大娘用邵阳腔回应说是的,今年好太阳,适合晒苕片子。邵东人或宝庆人,不管是旧时还是现在,都有一部分人离家远走他乡,在外地经商做生意,打拼自己的营生,逐渐融入当地的市井烟火。他们把制作苕片子的习惯也带到了当地,季节一到,从市场上买回红苕,蒸晒苕片子的,不用问,十有八九是宝庆人家。

苕片子,成了走南闯北湘中宝庆人的家乡记忆,在阳光下印证着刻有密码般的乡愁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新生 刘奕 摄

古道探幽

周桃香

说是古道,其实才一百多年的历史。比起不远处千年历史的茶马古道,这条以简氏命名的古道实在太年轻了。

从县城出发,沿着塘白公路车行不到二十分钟,就可以看到有亭立于山上,翘角飞檐,雕梁画栋。此处远离喧嚣,秀美幽静,保留了原生态的高山民居风光。故被称为“高山之城,茶马遗风”。路旁有一广场,依山而建,造型袖珍精美,像野水无人渡的一叶扁舟,自在闲适;又像一只眺望的眼睛,充满深情。弧形的线条上,镌刻着一排排飘逸的书法作品。这些作品由新邵白云诗社和书法协会联袂推出,融诗词与书法之美,内容也是古道周围的风景:资江晓月、岳平峰、白水洞、赛双清……驻足赏读之间,眼前便浮现出一幅幅水墨画卷。

站在此处,清风徐来,物我两忘,诗景交融,天地宏阔,风月无边。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古道,蜿蜒起伏伸向密林深处……

时值深秋,天空高远,物相纯净,野菊与桂花开得正盛,暗香浮动。目之所及,色彩斑斓,层林尽染。沿着这条涵香小径,我们穿越空旷的幽谷,倾听落叶的声音,抚摸每一块碑记,拾级而上,在旧时光里,与一个大写的女子简氏重逢。

那时候车马很慢,一生只够爱一

人。盖头一掀,便是一生。她在心里放下了断龙石,关上了所有爱别人的窗,蜜蜂飞不进来,蝴蝶禁止徜徉。他是她心里唯一的王,哪怕他英年早逝。三十来岁,正值妙年啊,家里的顶梁柱却忽然崩塌,孤儿寡母,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以泪洗面,度过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。她没有殉情,也没有痴成“望夫石”。她从寒流里醒来,抗着寒,挨着冻,紧咬牙关,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。不仅如此,她还仗义疏财,乐善好施,睦亲邻里。当时,从白水村去宝庆城虽然距离不是很远,却林密风高,道路崎岖。只有被冻哭过的人才能体会到温暖的意义。为了让父老乡亲不再“行路难”,简氏自筹资金,修建了这条直通宝庆城的古道。道路全用青石块铺成,总长达12.5公里,且每2.5公里处修建一座凉亭,共计5座,供行人歇息。简氏晚年时,朝廷旌表节孝,为她修造了简氏节坊。

在我的印象里,牌坊是旧时代的标记,负面,压抑,是封建礼教的产物。但是,抛开守节不说,简氏能在丈夫死后,不逃避,不放弃,以一妇人之力,毅然扛起家庭的责任,上孝老人,下护幼儿,外睦邻里,乐善好施,这种精神,又何尝不是与我们新时代女性的“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”一脉相承,是我们所应该弘扬的呢?

有人说过,贵气就是一种慈悲,一

种责任,一种担当,是对社会持久的关注与付出。这位简氏,就是用行动书写了她的高贵!走在这条古道上,我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敬意,像朝圣者那样,面朝山谷,想象着简氏当年的节义笃行,想象着一茬又一茬的马帮队伍从山谷走过,马铃声撒了一路。正当人困马乏之际,抬头便望到路边的亭子,歇脚打开自带的水壶,如饮甘露。

红尘滚滚,众生各相。那些被风雨侵蚀过的石纹里,还有着几多久远的故事供你思考与咀嚼。在这条古道上,上演过多少生离死别,爱恨情仇。多少人从这里走出大山,他们有的背着书包,有的带着行囊,有的驮着货物,走成一幅清明上河图。

时光荏苒,沧海桑田。任何一条古道都逃不出孤独的宿命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公路修建起来,这条古道也连同她所有的故事被一度废弃在杂草丛中,仅存遗址,难觅芳踪。

但每逢节假日,还是有人来这里探幽,有人来这里寻找灵感,也有人来这里放飞身心……古道成了灵魂的栖息地。比如我,喜欢独自一人,踏碎一地金黄,轻汗微醺,在峰回路转里,寻一处亭台,迎着山风小憩,与草木对话,缅怀古人。当行人烟散去,只剩下空山鸟语,空灵得让人入禅。

(作者单位:新邵县教育局)